

## 27 黑地 文艺评论

# 组合视角的探索之旅

## —观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有感

虞鑫 李莎莎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开启后，境外网红博主纷纷来到中国打卡，“China Travel”一度成为了YouTube、TikTok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词爆款。而在“洋网红中国行”的另一面，是不少外国人“爱上中国、留在中国、住在中国”。由贵州卫视打造、2025年10月25日至12月26日播出的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聚焦定居中国的跨国家庭，从城市发展、饮食偏好、艺术传承等不同切面呈现定居中国的外国人“China Life”的理由。

跨国传播、跨文化交流、跨文明互鉴，不仅需要站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致力于世界人民和平正义进步事业高度而构建的世界秩序和文明结构，同样也需要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以及落脚在个人家庭幸福美满希望追求之上的“小确幸”和“小美好”。《我为什么住在这里》通过纪实节目的形式，以“生活体验+人物纪实+场外观察”的组合视角，试图回答节目名称之问。而在这一探索之旅上，节目名称中的“我”“住”“这里”三个关键词，则进一步引领我们去深思当今全球化、数据化时代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临的问题。

什么是“我”？这看似是一个十分简单而又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当操着一口流利花溪方言和“贵州”话的大卫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把他当作是定居在中国的“我们”的一份子呢？互联网的出现和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体两面的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同时也是对什么是“我”的悖论式再造。一方面无限扩展了“我”的边界，另一方面又深度动摇了“我”的根基——一个中国的山村青年可以与巴黎的时尚前沿同步，他的所见所闻可能也是由世界各地的信息编织而成；但与此同时，当地球被拉平，快速的、标准化的、消费主义的信息也在消解根植于特定土

壤、拥有地方经验文化和记忆的“我”。但是，当侗族村子里爷爷的一声“吉伟仁”、贵州大学足球班上学生的一声“卫哥”、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发小的一声“好兄弟”，或许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答案：“我”是某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群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传统的关系、与过去的关系、与未来的关系……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核心命题和想要传播的时代主题，不再是向世界传播一个符号化的中国，而是试图回应当今世界的一个全球性症候，通过对节目中人物对归属感、意义感、幸福感、自由感的追寻，去回答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这种基于“生命体验的中国”的国际传播，或许足能够真正触达普通人心的内容。

什么是“住”？从造字缘起和演化来看，“住”的字形左边是“人”，字形右边的“主”是驻的省略，表示军队离开大本营在外驻留、守防。从最基础的物质意义上来说，“住”的最基础含义是物理容纳和停留，这也是这个字的本义。然而，当物理意义与“人”联系在一起，空间的容纳与时间的停留联系在一起，“住”便有了第二层

含义，即不仅与所住的地理空间发生关系，也与附近的人、事件、意义发生关联，当《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节目中的跨国夫妻从“短住”到“长居”过渡转变的时候，他们开始关心本地的食物、本地的文化和本地的人际关系，开始让自己的生命故事与这片土地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而将“我”与“住”联系在一起，则是构建了一个关于自我体验认知和空间时间感知的命题。中国古代融合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思想的《黄帝宅经》就有观点：“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可以看

出“住”既能沟通人与人的关系，也能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彰显。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种基于“地缘亲近的中国”的国际传播，则为世界了解中国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条路径。

什么是“这里”？在《我为什么住在这里》的节目中，“这里”当然是一个经常被嘉宾提及的高频词，但是能够将“我”所“住”的地方定义为“这里”，实则不是简单地描述一种地理方位而已，更是一种身份融合和文化认同的心理定位。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当代互联网理论大师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的代表作《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就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理论。相比于传统意义上人类社会生存空间的“地理空间”(space of place)，前者处于相对无时间感和无空间感的状态，依赖由信息媒体科技构成的新型网络空间中，传统的、历史的、在地的、经验性的地方性知识被后现代的、去历史的、全球化的、概念性的普遍性知识所挑战，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的主要推动力量，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决定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社会活动。

当世界正在围绕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技术跃迁还是理论规制、开放还是封锁、和平还是战争等“流动空间”中的宏大命题争夺话语权的时候，另一种关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的“地方空间”中的跨国、跨文化、跨文明社会实践则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这里”是一种对身份融合和文化认同的肯定，是从感官的、具身的、充满泥土气息的“身体的这里”，到由语言、习俗、节庆、饮食和共同历史所构成意义之网的“文化的这里”，再到“我”与世界建立关系支点的“哲学的这里”的不断递进和升华的认识。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中国”的国际传播，则是在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五千年历史厚重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我”是基于生命体验的提问，“住”是基于地缘亲近的反馈，“这里”是基于文化认同的回答。《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将国际传播宏大叙事融汇到日常生活艺术范例，另一方面更是从容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反思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现代化的文化自信，也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底色和底气。

(作者虞鑫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城市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李莎莎系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制片人)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海报。作者供图



《永远光辉》剧照。作者供图

以一部舞台剧讲一堂思政课，非常新颖和深刻。不仅画面感强，声光电融合度与景画般的配合之美让人赞不绝口，效果是这堂“课”的收获。

贵州省国防工工会同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以“一堂课”演绎60年的历史篇章让人震撼。沉浸式的场景，优美的文字，原创的音乐以及真情投入与演绎，激活职工文艺这个久违而又熟悉生动的词，让人眼前一亮。

有幸观看了三场，每一场下来，我就问自己：“为何，他们演得如此真挚？”

熟悉的场景让演员们触景生情，他们哭得真切。

观看演出后，有观众说，这场剧的代入感强。代入感是引人入戏的前提，戏只有“活起来”才能“火起来”。思政课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内容、理念、方法、手段和机制必然要顺应时代发展、使命任务的改变而不断改革创新。思政课需要的是找准穴位、激起共鸣、发挥作用，说白了就是拒绝那些忽视生动性的“照本宣科”，有的课讲得“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永远光辉》像一首长诗，朗诵者用磁性的音质就把人抓住。

开篇“送手镯”的场景里，上海母亲哽咽着为赴黔女儿戴手镯，“仙儿，这是你爸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你买的手镯，本来是想，等你出嫁时……现在你要去贵州……”此时，台下掌声与台上灯光呼应，演员流下真挚的泪水，触景生情让舞者的情感真情流露，瞬间将观众“拽”进1964年的星夜启程——这种沉浸式共鸣，正是传统课堂难以实现的效果。见到那场景，抚摸那代人的肩膀，听见那年代的歌，却听不见父辈说一声苦和累。演员的泪一直流到观众的眼眶，汇成一条河，叫黄河。

舞台剧里的章节《深山选址》《工地星光》《溶洞烟火》《深山沟里建厂房》《项目攻关》《总装灯火》《高原首飞》《长空铸剑舞当空》，在特定的场景里徐徐展开，歌、舞穿插，既独立成章，又串成珍珠，令人触景生情。

父辈的功勋让他们内心丰盈，他们演得真挚。

《永远光辉》是工人自创自演的职工文艺。他们不是专业演员，他们每天要生产，但演出的每一细节都是真情流露。导演赵云年过花甲，是地道的“三线人”，演员也都是“三线”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他们在演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故事；他们学着父亲的口吻说话，自己不陌生，给观众的语气和温度不飘。感觉很近，很亲，很熟，很实。他们模仿祖辈炸山修路，那些“刻在血脉里的记忆”让情感无需刻意酝酿。有观众直言：“看到他们哭，我也忍不住，那不是演的，是真想起了父辈的苦。”思政课重在解决思想困惑，引导年轻人们对龙飞凤舞的思想观念进行辨析、甄别、过滤与净化，而朝气蓬勃、好学上进的那代人与“好马”又怎么来到了大山里？他们是为利而来吗？显然不是。

“无私奉献”是那一代人的精神支柱。而舞台剧的演员们在演自己的父辈，他们为“国”而来，把“家”安在了大山里，才有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关系。所以，表演者们在内心的丰盈中表达出了尽力、卖力和倾力的感召。同时有自豪与躺在父辈打下的基础与功勋中的喜悦感加持，让“剧”越演越有劲。这正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有力佐证。

艰难的岁月与时代印记，让他们渴盼真挚。

作为一堂课或者一台剧，“秉持敬畏历史”才能让观众信服。苦是“三线人”的生活日常，第一代“三线人”吃着“先生产后生活”的苦，第二代“三线人”面临着“破产”“改制”等历史难题，他们如何破茧，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在剧里都有表现。正如安吉精铸公司陈小林观后感慨：“剧中的场景让我仿佛回到父辈开山建厂的岁月。三线建设的精神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融入我们血脉的精神密码。”

一个个场景拉回历史，经历过的那一段岁月的人知道什么叫凤凰涅槃，什么叫探索市场规律再出发，什么叫大浪淘沙……这堂思政课告诉观众：“三线人”“航空人”从来就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弄潮儿，他们的渴盼如此真挚。

当思政课跳出照本宣科的框架，以舞台剧的形式串联60年峥嵘岁月，讲清楚了贵州航空大家的昨天与未来，让黎阳观众知“根”知“底”，“根”是共同的“三线”，“底”是拼搏的“底色”。这是一堂“形式新颖、情感滚烫、共鸣强烈”的精品课。

未来可期让身为工人的演员们信心百倍。作为以三线航空建设为主题的大型舞台思政课，《永远光辉》以“艺术+思政”的创新形式，让创业、守业是具象到寒冬里凿冰取水的坚持，是深夜里油灯下画图的专注，是一代人为国家工业布局扛鼎的担当。三线建设的每一步，都是在“不可能”中蹚出“可能”。为了避开潜在的威胁，工厂要建在山洞，铁路要绕开平原走险峰。工人们炸山修路，工程师们趴在地面上测算方位，用算盘算出复杂的工程数据，恶劣天气导致的电路故障，都不曾阻止他们的脚步。如今，那些刻在山岩上的标语、留存在山洞里的老厂房早已变成了祖国发展的一个坚实基石，诉说着三线建设的精神传承。三线建设者们用青春书写的答卷永远清晰。

总策划王刚在回顾他和团队创制这堂“课”时说：“以艺术形式再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三线故事，既是对老一辈建设者的崇高礼敬，也是对新时代青年职工航空报国精神的深刻礼赞。”

7万名建设者当年扎根贵州，用智慧与汗水铸就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这一精神与“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一脉相承。艺术演出再现峥嵘，三代同心彰显担当。《永远光辉》以“情景剧+音乐舞蹈”的融合形式，串联起贵州航空工业60年的宏伟历程。全剧分为序幕《星夜启程》及《深山铸剑》《山河岁月》《山鹰展翅》三幕，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三线精神的传承之路。

全剧收尾做得非常巧妙。还是那个手镯，来自上海的发动机设计师作为三线建设者第一代接过的手镯一直珍藏，在60年后，交到了第三代“三线人”的手里。那是姥姥的手镯，交给了在贵州参加乡村振兴的孙女手上，戴上姥姥的手镯，满是力量，再出发……一幕幕动人画面勾勒出那个火红年代的炽热初心，也开启了今日又出发的征程。

剧中演员多数来自中国航空工业在黔单位的青年职工和“航三代、航四代”。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投入排演，以真挚的情感和青春的诠释，让三线精神焕发新的活力，引起年轻观众的共鸣。这堂课的原创生命力体现在歌舞上，歌曲《挺进大西南》讲述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奔赴贵州深山的义无反顾，舞蹈《三线建设》跳出第一代三线建设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不易，《山坳里飞出亚洲明星》《山鹰之歌》写出三线建设者为国铸器的担当，《荣耀之光》讲述涡喷7发动机的故事，《航空之光 温暖山乡》展现30余载帮扶三线人的责任与担当。

搁笔时，答案也就清晰，为什么他们演得如此真挚？让我修改一句诗歌泰斗艾青的诗来回答吧：为什么我们眼里含满泪水？因为对那代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

# 这般真情缘何而生

## 评《永远光辉》的艺术感染力

杨杰